

書叢習學部幹

論概義主寧列

著林大斯



★ 行發店書華新 ★

目次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三
(二) 方法·····	一〇
(三) 理論·····	一八
(四) 無產階級專政·····	三六
(五) 農民問題·····	五〇
(六) 民族問題·····	六四
(七) 戰略與策略·····	七五
(八) 黨·····	九三
(九) 工作作風·····	一〇九

— 1 —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個很大的題目。要詳盡說明這個題目，就得著作一整本書。甚至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講演，自然不能是對於列寧主義的詳盡說明，而至多也只能是對於列寧主義基礎的一個簡要敘述。雖然如此，但我認為作這樣一個敘述，藉以指出幾個爲順利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的世界觀底基礎。列寧的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按範圍來說，並不是一回事。列寧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基礎當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但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來開始。敘述列寧主義，就是敘述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所加進於馬克思主義總寶庫裏，因而自然是與列寧名字分不開的那些特別的和新的貢獻。我在自己的講演中，只是要在這個意義上來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俄國環境的特殊條件中。這個定義是含有一部份真理的，可是它絕對不能概括全部真理。列寧確實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十分巧妙。可是，如果列寧主義僅僅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

於俄國特殊環境中，那末列寧主義就會純粹是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現象了；就會純粹是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根源於整個國際發展過程的國際現象，而並不單只是俄國的現象。正因為如此，所以我認為這個定義是帶有片面性弊病的。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底革命原素復活起來，而與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的馬克思主義已變成溫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開這種將馬克思學說割裂成革命部份與溫和部份的愚蠢庸俗的意見不說，那就須要承認：甚至這個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含有一部份真理。這一部份真理，就在於列寧確實復活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內容。但這只是一部份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僅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了一步，在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階級鬥爭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革命（我們是指無產階級革命而言）以前的時期，在帝國主義還沒有充分發展的時期，在訓練無產者去作革命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實踐問題的

時期活動的。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門生列寧，則是在帝國主義充分發展了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展着的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已在一個國家裏獲得了勝利，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制，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紀元，即蘇維埃紀元的時期活動的。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的發展。

人們通常都說列寧主義具有非常戰鬥，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列寧主義之所以具有這個特性，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它不能不具有無產階級革命底特色；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搏戰過程中長成和鞏固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作鬥爭，過去和現在都是爲對資本主義進行順利鬥爭所必要的預備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所以與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鬥爭，也就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主要任務之一。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即是在資本主義底矛盾已達到極點，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直接實踐問題，準備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達到盡頭，而轉變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的條件下長大形成的。

列寧稱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就有革命開始了。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是下列三個矛盾。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裏壟斷性的托拉斯和新迪加，銀行和財政寡頭擁有莫大的勢力。與這種莫大勢力鬥爭時，工人階級通常採用的手段，如職工會與合作社，國會黨與國會鬥爭等，已經完全不夠了。或者是投降於資本，依舊過着每況愈下的非人生活；或者是運用新式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在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面前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把工人階級引到革命。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間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爲爭奪原料產地，爲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爲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瘋狂鬥爭，就是爲重分那已經瓜分完結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起財政集團和列強，爲反對那些不肯放鬆既得贓物的老舊財政集團和列強而進行特別猛烈的鬥爭。各資本家集團間這瘋狂鬥爭底特點，就在於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要素，即帝國主義戰爭，爲奪取別國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個情況底特點，又在於它使帝國主義者彼此削弱，使資本主義陣地整個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定要實現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就是爲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多萬萬殖民地和依賴

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極廣闊殖民地和依賴國內十多萬萬居民施行最橫蠻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這種剝削和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鐵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知識界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覺醒，解放運動的加強，就是這個「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內革命運動之加強，就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況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個情況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底陣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力量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力量。

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繁榮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大體上就是如此。

十年前所爆發的帝國主義大戰底意義，也就是它把所有這些矛盾集合為一團，並投入天秤底一端，因而加速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使革命成了不可避免的實踐問題，而且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良好條件。

這就是產生了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這種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俄國，究竟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為俄國而工作的列寧，究竟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策源地，成

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呢？

因爲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所有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爲俄國當時孕妊着革命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所以祇有俄國能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沙皇俄國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壓迫、殖民地壓迫及軍事壓迫——表現得最無人道和最野蠻的策源地。誰不知道，俄國資本底莫大勢力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民族主義底侵略性，是與沙皇制度對非俄羅斯民族所施行的屠殺政策溶合起來了呢？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及中國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佔領溶合起來了，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溶合起來了呢？列寧說得對，沙皇制度是『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各種最壞因素集中起來，並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最大的後備力量，這不僅是說它任憑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說它能拿出千百萬兵士去供西方帝國主義者使用。試回想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爲保證英法資本家極高利潤，而在帝國主義戰線上犧牲流血的事實吧。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它從巴黎和倫敦、柏林和布魯塞爾得到借款，而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盧布來繳付

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及中國等等勾當中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大戰是沙皇政府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國是這次戰爭底重要角色呢？

正因爲如此，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就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錯綜起來，終於結合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利益的紐結。西方帝國主義是否能不預先試用自己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命鬥爭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便會甘心喪失像舊時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一個在東方的強大支柱，這樣一個富有人力物力的來源呢？當然不能！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想打擊沙皇制度，誰也就不免要動手打擊帝國主義；誰起義反對沙皇制度，誰也就必須起義反對帝國主義，因爲誰要是真想不僅打破沙皇制度，並且還要完全剷除沙皇制度，那末他實行推翻沙皇制度時，也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於是，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就與反帝國主義革命，便與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且一定要轉變爲反帝國主義革命，轉變爲無產階級革命。

而且，當時在俄國又興起了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以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爲首，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擁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嚴重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決不能半途而廢，它一勝利就應向前進展，樹起反帝國主義的起義旗幟，——這難道還須證明麼？

正因為如此，所以俄國當時定要成為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為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和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正是在俄國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是因為俄國當時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重要支柱，它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為當時僅僅在俄國才有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帝國主義矛盾的真實力量。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俄國革命不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它不能不在一開始發展時就具有國際的性質，因而也就不能不根本震動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下，俄國共產黨人能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民族範圍內呢？當然不能！恰巧相反，當時整個環境，無論是國內的環境（深刻的革命危機）或國外的環境（戰爭），都推動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擴展到國際舞台上，揭破帝國主義底癱疽，證明資本主義必遭破產，打碎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資本主義，而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即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以促進世界各國無產者為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的事業。俄國共產黨人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為祇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指望在國際環境內發生某種變化，足以保障俄國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危險。

正因為如此，所以俄國成了列寧主義的策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領袖列寧便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 9 —

俄國和列寧底「遭遇」，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底「遭遇」一樣。德國當時也是孕妊着資產階級革命，正好像俄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現在的主要視線是繫注於德國，因為德國正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紀英國和十八世紀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一定要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當時革命運動底中心是移往德國了。

顯然，馬克思在上述這段話中所指出的情況，也就是恰巧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的大概原因。

關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當時的俄國是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下，具有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實現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事實都指明這個革命定會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酵母和序幕。所以不是偶然的，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現萌芽時，就在他所著的『做什麼？』一書中寫了以下的預言：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的最近的任務，是比其他任何一國無產階級所有一切最近任務都更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

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而且是把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大堡壘打破，結果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是一定要移到俄國來了。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進程是綽綽有餘地證實了列寧這個預言的。

既然這樣，那末作過這樣革命和具有這樣無產階級的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又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又有什麼奇怪呢？

(二) 方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着有第二國際機會主義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爲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當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事實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所謂『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正統派』，即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是按照機會主義路線進行的了。機會主義者由於他們那種慣

於遷就的小資產階級天性而遷就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又爲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爲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遷就了機會主義者。結果就造成了機會主義佔統治的局面，因爲資產階級底政策與所謂「正統派」底政策已經是完全結合爲一了。

這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當時帝國主義那些將要引起巨大災變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全形暴露；當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是「照常」發展着；當時用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能達到「黨心醉目」的成效；當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並想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長得肥肥胖胖，根本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與生動的羣衆革命鬥爭脫離了關係，變成了陳腐教條的一些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記起馬克思底理論，但目的是要割割這理論中的生動的革命的精髓。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見解和小氣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爲。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通過些「革命的」決議和口號，但目的是要把這些決議和口號攔置起來。

不是使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革命策略，而是小心躲避迫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爲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不嫌說到迫切困難的問題，但目

的是要用一種「橡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它的工作方法，它的武庫，就是這樣。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搏戰的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底莫大勢力面前，舊的鬥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而無能爲力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及其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見解，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爲，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全部武庫，拋棄那一切生鏽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式的武器。不做這種預備工作，那就根本不能去與資本主義交戰。不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在新的革命搏戰面前就會陷於武裝不足，或且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把第二國際底骯髒馬廐拿來做一番總檢查和總清洗的這一光榮任務，就落到了列寧主義肩上。

列寧主義底方法，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呢？

第一，是要在羣衆底革命鬥爭火焰中，在生動的實踐火焰中檢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即是要恢復那個被破壞了的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消滅理論與實踐分離的狀態，因爲祇有這樣，才能造成具有革命理論武裝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口號和決議（它們的口號和決議是不可相信的），

而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實際行爲，根據它們的行動來檢查第二國際黨底政策，因為祇有這樣，才能獲得和配受無產階級羣衆底信任。

第三，是要按新的革命的風格，根據教育羣衆和準備羣衆去作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全部黨的工作，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準備羣衆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黨根據本身錯誤來領受訓練和教育，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底真正幹部和真正首領。

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就是如此。

這個方法是如何實際應用了的呢？

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有一些理論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動輒藉口於這些教條。且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硬說：無產階級本身如果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多數，便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不應當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護這個荒謬觀點。列寧回答第二國際方面的老爺們說：就算是這樣吧；可是，既然形成了相當的歷史環境（戰爭，農村危機等等），使無產階級雖佔人口少數，但有可能把極大多數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週圍，——那末，爲什麼它不應奪取政權呢？爲什麼無產階級不應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戰線，並加速總解決呢？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說過，如果當時在

德國可以用『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就會『很好』了麼？豈不是大家都知道，當時德國無產者是比——譬如說——一九一七年俄國無產者相對地少些麼？難道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踐還沒有表明，第二國際方面的英雄們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意義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打擊和打破了這個陳腐教條麼？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夠組織國家管理的文化幹部和行政幹部，便不能保持政權，於是起初必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幹部，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就算是這樣吧；可是，爲什麼不能把事情這樣顛倒過來，先奪取政權，爲無產階級底發展造成一種順利條件，然後一日千里地前進，來提高勞動羣衆底文化程度，來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和行政幹部呢？難道俄國的實踐還沒有表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之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澈底百倍麼？羣衆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理論教條也無情打破了麼？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方法是無產階級所不可採用的，因爲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請看恩格斯底批評），在實踐上是有危險（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工會基金），所以它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即國會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當時所批評的，並不是任何總罷工，而

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爲代替無產階級政治鬥爭而提出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試問這與政治總罷工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證明了國會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國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國會以外鬥爭的學校和助力麼？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強力，用無產階級羣衆底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武裝起義來解決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方法來代替國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裏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企圖過用國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國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革命難道還沒有表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最大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前夜動員和組織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不可替代的手段麼，——試問這與那些因恐怕會破壞經濟生活常態進程，因恐怕會虛耗工會基金而發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鬥爭底實踐，豈不是顯然把機會主義者這一個教條也打得粉碎了麼？

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等等。

正因爲如此，所以列寧說，「革命理論並不是教條」，「革命理論是只有與真正羣衆的，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踐密切聯繫起來，才會最終形成的」，（見『幼稚病』）因爲理論應當服務於實踐，因爲「理論應當回答實踐所提出的問題」，（見『人民之友』）因爲理論是應當由實踐材料來考驗的。